

菩 提 樹。



難陀尊者的自新

中觀

在家的愛妻孫陀利的美麗相比，覺得優劣太懸殊了，故直出己意的答道：

「孫陀利釋女，今以此獮猴相比，不可爲喻！我念彼釋女，不去心懷」。

「猶如山頂賜獮猴在孫陀利前，無有光澤，亦無有色，孫陀利在天之前，亦復如是，無有光澤」。

世尊知道難陀爲愛天女，已無返俗之念，于是帶着讚美的口吻說道：

「快哉難陀！汝善修梵行，我當證汝得此五百天人」。

然而世尊讚許難陀生天，是以（欲）火滅火的方便，這樣使他安定出家的信心，但不是究竟之義。爲了摧滅難陀的譙染信心，增強他清淨的信心，所以世尊復擄難陀至地獄中，難陀看到萬千的恐怖現象和呼天號地的受苦衆生，早已不寒而慄！又見獄中有一大錢，面目猙獰的獄卒，正以猛烈之火在燃燒，難陀仗佛的威德問獄卒道：

「此是何獄，而獨自空，亦無罪人？」

獄卒答道：

比丘當知，釋迦文佛弟子名曰難陀，彼于如來所，淨修梵行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處天上，于彼壽千歲，快自娛樂，復于彼終，生此阿毘地獄中，此空錢者，即是其室」。

難陀聞已，毛髮皆堅，驚惶失色！這是他萬想不到「此之空錢，正爲我耳」！因此他悔悟了；愛欲是生死的根本，福樂是苦迫的種子。深感世尊的慈悲！爲拔生死苦迫，度他出家學道。深恨自己的愚痴，爲貪五欲之樂，而失道心。即時

已足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事了。釋迦世尊住在祇洹精舍小住，出家多年，他的難陀尊者，忽然變志，一心一意的要還俗。這事給同門師友知道了，大家都驚異！覺得他是世尊的俗弟，世尊對他又非常的慈愛，爲什麼要返俗呢？這時世尊還不知道，同門的師友，即來稟告世尊道：

「難陀比丘，不堪行梵行，欲晚法衣，習居家行」。

世尊聞已，很不開心！感到別人家的子弟，都能仰慕佛道，出家修學，而且勇猛精進，證到羅漢聖果，自己的弟弟，不獨不能勤學佛道，趣證聖果，反而退變初心，要還俗了，這是多麼丟人的事啊！所以世尊立即派人把難陀喚來，問道：「云何難陀，不樂梵行，欲晚法衣，修白衣行乎？」

難陀聽到世尊突來的問話，道破他的心事，不覺慚惶無安！他知道世尊對他很慈愛。當初他生長在王宮裡，終年盡日，都爲五欲所包围，因此，他只知有樂，不知有苦，後來世尊度他出家，對他講說種種佛法，他才知道人世的快樂，都是生滅無常，虛妄不實，任你怎樣的富貴榮華，終不能免生老病死的痛苦，唯有出家學道，捨棄貪愛，修清淨行，才能解脫生死等苦。他在世尊的悲心智力啟發下，于是跟着世尊出家了。可是道高一尺，魔

高丈，他那相交日久的五欲魔友，時時在他心裡燃燒，使他又感到在家生活的可愛，出家生活的可厭，所以他的薄弱道心，經不住五欲魔友的困擾而動搖，于是他不瞞不藏，坦白而爽直地答道：「欲心熾然，不能自禁！」

世尊知道他的返俗，純是習慣已久的貪欲之心在作祟，爲了拔救他將要毀滅的道心，斥責他返俗的不智，要他放下貪欲之心，精進學道，所以對他說道：

「汝族姓子，此非其宜！以捨家學道，修清淨行，云何捨于正法，欲習穢汗？難陀當知，有云法無厭足，云何爲三？所謂婬欲及飲酒。若有人習此三法，終無厭足；緣此行果，亦不能得無爲之處，當念捨此二法，後必成無漏之報」。

世尊又指出他返俗的病根，是由于疏散放逸，未能專心道業所致，是故更說偈曰：

「蓋屋不密，天雨則漏。人不行，漏婬怒痴；蓋屋善密，天雨不漏，人能惟行，無婬怒痴」。

難陀雖經世尊的斥責與導勉，仍然仍執迷悟。世尊知道非言說所能挽回。于時即以神力，手執難陀，忽至一山，山上有一很大的洞穴，住一雌性的瞎眼獮猴。難陀見此渾身毫毛的怪樣獮猴，早不欲觀之矣！世尊却對難陀說道：

「難陀！汝見瞎眼獮猴不？爲孫陀利釋種妙耶？」

難陀答道：

「爾時即自生念：我是世尊弟子，又且是佛娘母兒，此諸天女，

惟行，漏婬怒痴；蓋屋善密，天雨不漏，人能惟行，無婬怒痴」。

難陀雖經世尊的斥責與導勉，仍然仍執迷悟。世尊知道非言說所能挽回。于時即以神力，手執難陀，忽至一山，山上有一很大的洞穴，住一雌性的瞎眼獮猴。難陀見此渾身毫毛的怪樣獮猴，早不欲觀之矣！世尊却對難陀說道：

「難陀！汝見瞎眼獮猴不？爲孫

子，又且是佛娘母兒，此諸天女，

難陀答道：

「彼玉女各作是說：我等各無夫主，聞有世尊弟子，善修梵行，命終之後，當夾生此」。

世尊又道：

「汝意云何？」

難陀答道：

比丘當知，釋迦文佛弟子名曰難陀，彼于如來所，淨修梵行，身壞命終，生善處天上，于彼壽千歲，快自娛樂，復于彼終，生此阿毘地獄中，此空錢者，即是其室」。

難陀聞已，毛髮皆堅，驚惶失色！這是他萬想不到「此之空錢，正爲我耳」！因此他悔悟了；愛欲是生死的根本，福樂是苦迫的種子。深感世尊的慈悲！爲拔生死苦迫，度他出家學道。深恨自己的愚痴，爲貪五欲之樂，而失道心。即時

